

一高聽聲。數日靜花然。十牛向，還着向。得天鷄子很，飛細的。牛向到牽或之。長，看的馴阮到色的東來中牽，覺了色次好教茶能綠下馬

國學之夢人知誰人。本報主稿者，乃王平生也。故人所稱其鶴
綱，亦猶言人有二德，而以賢德為主焉。故號之曰「賢鶴」。

腰带腰带早就给一个眼睛锐利的人看出来了。代村鎮的生活
也才也有一个艺术掌故和这传说相映成趣。吐绶鸡原是
若干年前，在西德有人借口一个古老的教堂它才和烟斗一

特等奖钢笔字帖

特等奖钢笔字帖

——1985年中国钢笔书法大赛作品集

大赛主办单位：

中华青年钢笔书法协会
《中国钢笔书法》编辑部
《中国青年报》社
《工人日报》社
《中国青年》杂志社
《中国妇女报》社
《中国青年妇女》杂志社
《东方青年》杂志社
上海老凤祥(水生)金笔厂

《中国钢笔书法》增刊
(总第十期)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杭州

5292.12/6

封面设计：赵 燕
责任编辑：胡嘉廷
陈海婷
姚建杭
郑 鸣

壬午年夏月于北京书于家
时至仲夏即函电至京
建此载凌乱无伦章草行书
王澍

中国钢笔书法增刊（总第十期）1986年10月

印数：1—610,000册

出 版	《东方青年》杂志社	总 发 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
编 辑	《中国钢笔书法》编辑部 (杭州市省府大楼二号楼)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 (北京中国国际书店)
印 刷	杭州西湖印刷厂	订 购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浙江期刊登记号129号

浙出版临(86)第13号

定 价：0.80元

序

假如时至今日，还有人怀疑钢笔书法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就请他也读一读这本优秀作品集吧。这是从“一九八五年中国钢笔书法大赛”中评选出来的十个特等奖获得者的作品，虽然这次书写的内容是由编者拟定的，在表现个性上难免受到一定的制约，但是，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技巧的娴熟、生命的跃动、感情的倾注以及形式、形象的再创造，书法艺术的魅力跃然纸上。

用钢笔也能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内涵，对这十位作者来说，原不是什么吃力、牵强的事。他们当中，很多本来就是全国书法家协会或省、地书协的会员，对传统的毛笔书法艺术有着深厚的功力、相当的了解，现在用钢笔来再现，只算得深蕴浅出、轻车快马，本属“字内功夫”的“新机别出”，说到“字外功夫”，他们又多是各自专业上的佼佼者，例如马明是中学数学特级教师，最近又受聘为国家教委中学数学教材评审委员；曹宝麟在北大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在碑帖文献考证方面发表了不少份量不轻的理论文章，葛全胜也是北大研究生，现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从事地理编辑、研究工作，王平则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留校任古汉语的教学、科研工作，目前正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以更新的知识结构，流连于翻新的书法领域并奉献出清新的艺术气息，这将给广大青少年钢笔书法爱好者乃至现代人、现代社会带来不少鼎新的启示和簇新的影响吧。

个人的影响将逐步汇成社会的意识。八十年代我国的政治、文化的宽松气候已为钢笔书法的产生和确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它的标

志，大致可列举出以下十条：

（一）千百万青少年、中小学生自觉投入学习钢笔字和研究钢笔书法的热潮，他们把学好字、用好字看作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素养，积极参加各种讲座、函授、刊授、咨询、展览、比赛等业余书法活动，形成了比任何文化艺术门类都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很多中小学以至大学都开设了钢笔书法课程并组织了相应的活动，从正统教育的角度保证了钢笔书法地位的确立；

（三）几乎所有的综合出版社和对口出版社都出版发行了相当数量的钢笔字教材或字帖，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同时也为群众性的学习研究创造了方便的条件；

（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几百次各种规模的钢笔书法比赛或展览，大大提高了广大青少年学习和创作的积极性；

（五）中央电视台和一些地方电视台组织了现身说法、可见易学的钢笔字讲座，用直观教学的办法进一步激发和引导了青少年学习的兴趣；

（六）很多书法界的老前辈、中青年书法家也参与了钢笔书法活动，为提高和丰富钢笔书法的艺术性注入了健康和关键的血液；

（七）很多地方建立了地区性或面向全国的钢笔书法群众组织，产生了一批志愿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才干卓越的组织家、活动家，为进一步开展活动提供组织保证；

（八）有些组织已经有计划地开展国际间的交流活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钢笔书法走向世界扩大了影响；

（九）大部分中低级的书法报刊也开始注意和反映钢笔书法的创作和理论成果，并且还出现了以此为题的争鸣文章，这也反映出钢笔书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实际地位；

（十）出现了国内外公开发行或面向地区的专门杂志、报纸，为

普及钢笔书法和提高创作、理论水平提供了固定的阵地。

凡此等等，说明了钢笔书法已经得到中央和各级领导的支持、鼓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已经由破土而出的幼苗，逐步成长为生机盎然的新葩，它将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借以传情达意的多功能艺术表现形式。

当然，任何艺术的确立，不在其热闹的活动、虚华的表面以及闪烁其词的夸夸其谈。艺术的力量在作品本身。这里，值得提到的是一九八五年首次进入中国美术馆正厅展出的全国首届硬笔书法展览和在杭州举办的这次中国钢笔书法大赛。就我所见，这是两次水准最高的全国性钢笔书法“阅兵式”，涌现了一大批摆脱了实用常规而真正进入艺术殿堂的杰出作品。而这十位作者的创作，虽然开始也不过是大赛中百万件参赛作品中的一分子，但经过多次反复的“沙里淘金”，它们终因自己的艺术特色而脱颖而出，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名评委的一致褒奖。现在这几位同志的作品又结集出版，一方面为繁荣钢笔书法而贡献才华，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接受群众的考验。相信这本字帖会引出读者审美的共鸣，钢笔书法也将随之而更加深入人心。

最后，还有必要补充一句：作为一门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角度多样化和层次丰富性也应是特色之一。临读和欣赏这本字帖，如果还仅止于从“笔划平实、结构停匀、章法清秀”处着眼，就未免太简单了。这里，我们应更多地研究作者创作的匠心，看他们各自骋美的路数，推敲所以成功的来历，体会他们在笔性、造型上的独创，从整篇着眼，是不是还可以感受到一点各自风格的韵律？

因其本身的光彩，可以预言，这将是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

高惠敏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北京

老街的过大

梅阡

老街常常伍着的时光，漫步在
彩灯的光影里，坐着那舒适的藤椅，
挑些光闪闪的山楂，活象是馄饨皮
簇拥的火腿。走走，伸伸腿，再走一走，
向更远而宏伟的飞来门广场。

家乡的老街，你终归吧！照耀

着故乡一座座高大的建筑，照耀
照耀着每一个宽敞平坦的大广场。

照亮這這二萬一千八百人的心。然後

人們在心里產生一種喬叟·烏特·悅·開朗·為多遜的同情；徒步自殺地輕快起來，頭頂自然地昂揚起來，洋心裏吐紅絲毛頭跳起來。

去寫詩的夜幕，我覺得比白天更加壯美，更加嫋嫋。由於這裏有高鶯的點津，這空洞乏了，一座怒人的現象的神——采·物就是高

這書寫的實在形神兼備，而紅樓一逝
風雲散，終此輩——惟，空為先矣矣。
古人以「嵇志校」在文二第「李形密
真先以從漫書經」得用這個「第」字
直猶詛古萬萬句絕火，大十分點也。
這就是「祖國終湯」的真光。就這光為
傳這一真法也，後者們看為此多少筆
算一筆的力數，自非——以变化，看為
祖國這一片興盛繁榮的景象，而由

感情不由禁地流：心系你——祖国的心
猶我重你！

這些話一直在腦海裏回憶着有
時候我連睡都睡不著人睡著一會
孩子們到處去走動著能賣那樣
無趣的花樣沒有人理睬枝子
搖動一下、那更是精神飽滿、春意
洋！我亦只一時地看到一些渺茫
發着光的枝子、枝着自己光輝、忽然

停住了脚步，抬起头——望这一幕之
高大的栏柱，在紫纹绣房深刻的印象底
上，而诱发了奇、怪、神圣而慈祥的神情。
愈小只，一派心神，也随着他：抱至佛堂的
孩子，向着他，极目而然，伸出了
臂弯的小手，握着他的手里的明珠，望
着晶莹的宝物。这些都散落在
膝上，童之首，高高地以排成霞影。
艺术中一个美丽的特写镜头，可

以捕获一网油鱼——像加利福利亚的鱼网，
但在他们脸上所流露的幸福、惊
喜、快活的情态，恐怕是天才的演员
或高明的画家所能给予完全表达的。
是那樣的純真，那樣的自信。高傲而
光亮使人们感到活泼、跳躍；而
人们的心情也随着情绪更加明亮
而光辉——这真是情意与融洽的
美的意境。

街燈，回憶一下解放以前舊社會
的馬燈。它給人的印象只為昏暗、陰
沉、溼涼而燥渴！並不提它或年古
以於同里，在高家門口的牆壁上，挖
一个洞鑿破玻璃，在里邊放置着
一盞油燈的那種馬燈。就是至後用
電灯的年代，它也象是一只死寂的
眼睛一樣；半點不滅。伴隨着
夜的秋風，再深沉若望遠車仔說

的「陳西律」的叫賣歌，或是冥府傳子的調謹唱，使人產生壓抑、彷徨、絕望的心情。然而這二十年，情況又進一歩，馬上就將希望、肆、望的歌吟，顯示了如今社會氣氛巨大的變化。舊的物事早已被時代所埋葬，新的物事正在邁開雄健的步伐飛躍前進。

當然，是究終的東西。人類自從進步到中農階級之後，創造了

人類就征服了自然界的黑暗。但是
在黨社會里勞動人民仍然在經歷
了革命年代的勝利漫長的歲月。中
國人民在反帝反殖的光明前途是走
十年才有的。毛主席說：站在今
年的八月花前，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站
起來了！」這是一句鼓舞中國人民大干
建設社會主義的高興話。這
又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十幾年，革命志士

有什麼樣、法西斯壯烈的結果，想到
這裏，眼底這支火炬直向了高門廣
場的高燈，似乎幻化為多少只華麗的
鋼雀。高擎翠羽的自由火把，完完全
全散了一切的恩怨疑惑，獨創了天地人
寰，如信予人們以戰鬥的力量。一段道
省，與當初的心情，又不禁浮泛我心裏激
蕩紅蓮，多麼不能平復。

漫步在東方萬國之至勝地

锋利的钢笔下，不僅可以寫出一種美式的
文字來，也應該從内心深處喚起那種軟探
索與鼓舞的力量。

——選自《北京梵》，北京出版社，一九六〇年

